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二百七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宗室部

武勇　剛正

武勇

夫洸洸之述於周雅仡仡之著於秦誓皆武勇之謂也矧乃挺生公族夾輔王室而特資異禀雄材傑出或參預締構功宣戎旅或遭罹否阨事以戡濟或揚威以克

敵或奮怒以屏盜維城之重垣翰之寄於是乎在矣然而武者取其止戈勇者謂之達德矜能恃力古人所戒故曰天下有事用之於戰勝天下無事用之於禮義茍異於是雖有過人絶倫之藝搏熊扛鼎之力適足為亂亡之本可不慎乎

漢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早失母嘗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嘗心怨辟陽侯審食其不敢發及孝文即位三年入朝厲王有材力扛鼎乃往詣辟陽侯辟

陽侯出見之即日褎金椎椎之（謂以金椎藏置褎中出而椎之）命從者刑之（直斷其首也）馳詣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

江都易王非孝景之次子也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

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以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之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武帝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

廣陵厲王胥孝武次子也壯大好倡樂逸遊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獸

後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

魏任城威王彰太祖子也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嘗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劒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對曰披堅執鋭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

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於桑乾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索干都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

嘗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喜悅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
數萬騎觀望強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
平太祖嘗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
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黃鬚來
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
漢中而歸彰黃鬚故以呼之
靈壽亭侯眞嘗獵為虎所逐顧射之應聲而倒太祖壯
其鷙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

晉長沙厲王乂武帝第六子開朗果斷才力過人

吳昭義中郎將静字幼臺堅之季弟堅始舉事静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㑹稽遣人請静静將家屬與策㑹于錢塘

丞相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峻静之曾孫也少便弓馬精果膽決

偏將軍領丹陽太守翊大帝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

南齊豫章文獻王嶷太祖第二子有大成之量當桂陽

王範之役太祖出頻新亭壘拔嶷為寧朔將軍領兵衛從範率士卒攻壘南嶷執白幡督戰屢摧卻之及太祖在領軍府嶷居清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内嶷左右舞刀戟於中庭蒼梧從牆間窺見以為有備乃去

長沙威王晃太祖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為太祖所愛昇明二年代兄映為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初沈攸之事起晃便弓馬多從武客赫奕都街時人為之語

曰煥煥蕭四繖世祖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矟刺道邊枯蘖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矟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帝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

魚復侯子響勇力絶人彎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

曲江公遥欣為左將軍荆州刺史好勇聚畜武士以為荆援

梁西昌侯藻武帝長兄懿之子天監初出為持節都督益寧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時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民焦僧護聚衆數萬據郫樊作亂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不可藻大怒斬于階側乃乘平肩輿廵行賊壘賊聚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繇是人心大安賊乃夜遁藻命騎追之斬首數千級遂平之進號信威將軍

豫章王綜武帝第二子也有勇力手制奔馬

廬陵王續武帝第五子也少英果膂力絶人馳射游獵應發命中帝嘗嘆曰此我之任城也嘗與臨賀王正德及胡貴通趙伯超等馳射帝大悦

永安侯確邵陵王綸之次子也少驍勇有文才嘗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皆以為狂左右或以進諫確曰聽吾為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除祕書丞太子中舍人鍾山之役確苦戰所向披靡羣虜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氣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反不以為勞諸將

服其壯勇
河東王譽昭明太子之第二子也為湘州刺史幼而驍勇兼有膽氣能撫循士卒甚得衆心及被圍既乆雖内外斷絶而備守猶固
綏建王大摯簡文之子也幼雄壯有膽氣及京師陷乃嘆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奶媪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此非繇此言
後魏西河公敦平文帝曾孫道武初從征名冠諸將後

征中山所向無前

扶風公處眞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吐京胡曹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為援處眞與高凉王那等討滅之

秦明王翰昭成帝次子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征伐昭成壯之使領騎二千及長統兵號令嚴明多有尅捷翰子衛王儀少能舞劔騎射絶人道武幸賀蘭部侍從出入登國初從破諸部有戰功儀膂力過人弓力將十石陳

留公稍大稱興時人云衛王弓桓王稍大武之初育也
道武喜夜召儀入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怪則
有之懼實無也
儀弟陰平王烈剛武有智畧元紹之逆百僚莫敢有聲
唯烈出詣紹詐與相附募執明元紹信之自延秋門出
遂迎立明元
烈弟觚勇烈有膽氣少與兄儀從道武侍衛左右使於
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以求賂道武絕之觚

率左右馳還
衛王孫禎膽氣過人太武時從征蠕蠕忽遇賊別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被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
常山王遵昭成帝孫少而壯勇不拘小節道武初有佐命勲賜爵洛陽公慕容寶之敗也別率騎七百邀其歸路𢇁是有參合之捷
陳留王虔昭成帝孫也姿貌魁偉武力絶倫每以常矟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

人以其殊異於世代京武庫嘗存而志之虗嘗臨陣以矟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矟於地馳馬偽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虗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矟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矟而去每從征討常先登陷陣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抗其前者

河陽王矅道武子武藝絶人與陽平王熈等並督諸軍講武衆服其勇

陽平王他道武帝孫性謹厚武藝絶人從大武討胡白

龍於河西屠其城別破餘黨斬首千級

安康縣伯均長子忻之性麤武有氣力釋褐定州平北府中兵參軍

長壽子鸞以武藝著稱頻為北都大將

常山王素子可悉陵年十七從大武獵遇一猛獸陵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絶人當為國立功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内行阿干又從平凉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

未及拔𠢕以刀戾其頸使身首異處帝壯之即日拜都幢將

永昌王健明元帝次子姿貌魁壯大武襲蠕蠕越涿邪山詺健殿後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威震漠北健子仁亦驍勇有父風大武奇之

魏興王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爾朱榮以融為直閤將軍

任城王雲子嵩為左中郎將從孝文南伐齊將陳顯達

率衆拒戰嵩身備三仗免胄直前將士從之顯達潰斬獲萬計嵩於爾日勇冠三軍

華山王鷙字孔雀文皇帝之後容貌魁壯腰帶十圍有武藝木訥少言

北齊清河王岳神武從父弟初神武與四胡戰於韓陵神武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舉麾大呼横衝賊陣高祖方得迴師表裏奮擊因大破賊

上黨剛肅王渙神武第七子天姿雄傑俶儻不羣雖在
童幼嘗以將畧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
力能扛鼎材武絶倫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
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宫中讙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
而出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累遷并州刺史
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為中軍率
騎五百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

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謡之為蘭陵王入陣曲是也後為太尉與段韶討栢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其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以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以

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猶全軍延宗容貌
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笑之乃赫然奮發氣力絶異馳
騁行陣勁捷若飛後禦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矟往來督
戰所向無前
後周東平公神舉文帝族子膂力絶人彎弓數百斤能
左右馳射
莒莊公䧺生少任俠尚武藝及壯有大度好施愛士北
州賢俊皆與之遊而才能多出其下葛榮破鮮于仲禮

乃以雛生為漁陽王領德皇帝餘衆時人呼為雛生王善撫將士帳下多驍勇至於陣戰莫有當其鋒者是以尅獲常冠諸軍爾朱榮定山東收諸豪傑遷晉陽雛生時在虜中榮雅聞其名心憚之為榮所害

章武公遵少雄豪太祖愛之及入關遵嘗從征伐太祖討侯莫陳悅以遵為都督鎮原州及悅走故塞遵追斬之

杞簡公連臨敵果毅隨德皇帝追賊定州戰歿

齊王憲高祖第五子也武帝保定中憲為雍州牧及晉國公護東伐尉遲迥為前鋒圍雒陽憲與達奚武王雄等軍於邙山自餘諸軍各分守險要齊兵數萬人奄出軍後諸軍震駭並各退散唯憲與雄等率衆拒之而雄為齊人所敗三軍震懾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建德五年大舉東伐憲為前鋒憲渡汾而西及帝於玉壁帝又令憲率兵六萬還援晉州憲遂進軍營於涑水齊主攻圍晉州晝夜不息間諜還者或云已陷憲乃遣柱國越

王盛大將軍尉遲逈開府宇文神舉等輕騎一萬夜至晉州憲進據蒙坑為其後援知城未陷乃歸涑水尋而高祖東轅次於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返命曰易與耳請破而後食帝悅曰如汝所言吾無憂矣內史柳昂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賊雖衆其如我何旣而諸軍俱進應時大

潰其後齊王遁走憲輕騎追之既及永安高祖續至齊人收其餘衆復據高壁及雒女砦高祖命憲攻雒女破之明日與大軍會於介休時齊王已奔鄴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延宗因僭偽號帝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克之擒延宗以功封第二子質為河間王拜第三子賓（一作貞）為大將軍仍詔憲先驅趣鄴

汝南郡公慶衛王直鎮山南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後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

短兵相接中石乃墜死而後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賈
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
卒為賊所窘憲挺身而出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射
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拔高壁尅并州下信都
禽高湝功並居最

隋蜀王秀高祖子有膽氣多武勇甚為朝士所憚

唐淮陽王道玄高祖從父兄子也武德初從太宗擊宋
金剛於介州先登陷陣時年十五太宗壯之賞物千段

後討王世充頻戰皆捷竇建德至武牢太宗以輕騎誘賊令道玄率伏兵於道左會賊至追擊破之又從太宗轉戰於汜水麾戈陷陣直出賊後衆披靡復衝突而歸太宗大悦命副乘以給道玄又從太宗赴賊再入再出飛矢亂下箭如蝟毛猛氣益厲射人無不應弦而倒東都平拜維州總管後為劉黒闥所擒太宗嘗從容謂侍臣曰道玄終始從朕深入賊陣所向必尅意嘗企慕所以每陣先登蓋學朕也惜其年少不遂遠圖因為之流涕

贈左驍衛大將軍謚曰壯
江夏王道宗道玄從父弟也武德初從太宗平竇建德
破王世充屢有殊效五年授靈州總管梁師都據夏州
遣弟洛仁引突厥兵數萬至於城下道宗閉門拒守伺
隙而戰賊徒大敗高祖聞而嘉之謂僕射裴寂中書令
蕭瑀曰道宗今能守邊以寡制衆昔魏任城王彰臨戎
却敵道宗勇敢有同於彼初突厥連於梁師都其都尉
設入居五原舊地道宗逐出之振耀威武開拓疆界斥

地千餘里邊人恱服貞觀三年為大同道行軍總管遇李靖襲破頡利可汗頡利以十餘騎來奔其部道宗引兵逼之徵其執送頡利以數騎夜奔匿於荒谷沙鉢羅懼馳追獲之遣使送於京師吐谷渾寇邊詔右僕射李靖為崑丘道行軍大總管道宗與吏部尚書侯君集為之副賊聞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數千里諸將議欲息兵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率邊師并行倍道去大軍十日追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

十餘騎踰山襲其後賊表裏受敵一時奔潰十四年大軍討高麗令道宗與李勣為前鋒濟遼水剋蓋牟城逢賊兵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衆輕我一戰必摧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我既職在前軍當須清道以待輿駕李勣然之乃與壯士數十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勣同合擊大破之大宗既親討高麗初遣營州都督張儉統輕騎先渡遼觀賊形勢儉懼敵不敢深入道宗固請將百騎覘賊太宗許之因問往還幾日對曰往十日返十日周覽十日總經一月望謁陛下遂秣馬

東兵備歷險阻直發遼東城南山觀其地形險易安營置陣之所及還賊已引兵過長城斷其路道宗斬關而出如期謁見太宗嗟嘆曰賁育之勇何以過此賜金五十斤絹千匹

梁郴王友裕太祖之長子也氣貌雄傑幼即明敏嘗從征伐破黄巢於陳又破賊於宛句後討蔡冦於溵水又戰於斤溝秦宗權來冦也領軍馬翼帝於府西板橋大勝之又從破張晊於封丘南破鄆之范縣寨擒都將尹萬榮敗魏卒於黎陽臨河

後唐贈太保從璟明宗長子性忠勇沈厚摧堅陷陣人

罕偕焉

晉韓王暉高祖從弟高祖初為河東節度使張敬達之圍晉陽也高祖署暉為突騎都將嘗引所部出敵之不意深入敵戰雖夷傷流血矢鏃貫骨而辭氣益厲高祖壯之

剛正

夫有託景宸極維翰帝室奮立剛毅克揚威望非天資挺特内韞忠亮臨事有守居正不撓又曷能申疾風勁

草之節彰烈火真金之操啓發憤悱昭著茂烈者乎谿
漢而還可以槩舉至有外屬彊㦸怙寵干紀權臣跋扈
放命肆虐而能激昂正説折挫驕勢嫉邪蹈險執義不
廻乃至恪守官次靡受私請修明職事弗畏強禦惡無
禮於君側折諸短於言下賦性質重未嘗笑謔斯亦各
秉志向以樹英聲者耳
漢朱虛侯章齊王肥子也高后稱制立諸吕為三王擅
權用事明年章入宿衛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

職嘗入侍宴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欲申諷諭也）高后兒子畜之（比之於子）笑曰顧乃父知田耳（顧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與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穊稠也穊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為藩輔也）非其種者鉏而去之（以斥諸呂也）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避酒而逃）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

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彊

魏任城王彰初治鄢陵堵薄使治中年及文帝受禪因封為中牟王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

晉成都王穎為車騎將軍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繇此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

嗣譙王恬為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温大不敬請科罪温視奏嘆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直有幹局在朝憚之

嗣譙王尚之為前將軍兄弟俱典兵後將軍元顯寵倖張法順每宴會坐起無別尚之入朝正色謂元顯曰張法順驅走小人有何才異而暴被拔擢當今聖世不宜如此元顯黙然尚之又曰宗室雖多規諫者少王者尚

納芻蕘之言況下官與使君骨肉不遠眷累世何可
坐視得失而不盡言因叱法順令下舉坐失色尚之言
笑自若元顯深銜之後符下西府令出勇力二千人尚
之不與曰西藩濵接荒餘冦虜無嘗兵止數千不足戍
衛無復可分徹者元顯尤怒
東安王繇性剛毅有威望
後魏華山王鷙字孔雀為大司馬侍中鷙木訥少言性
方厚每息直省閨雖暑月不解衣冠曽於侍中高岳之

席咸陽王坦恃力使酒衆皆下之坦謂鷙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王鷙答曰斬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衆皆失色鷙怡然如故禧坦之父也

艾陵伯萇性剛毅雖有吉慶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萇以代尹留鎮懷朔領大將因別賜萇酒雖拜飲而顔色不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河當為朕笑竟不可得

美陽公暉業為特進中書監録尚書事齊文襄執政嘗

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所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

建中伯志字猛畧為雒陽令不避彊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避承華車蓋駐論道劔安有雒陽縣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户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曰雒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

王孫公子不鏤自彫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

東平王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宣武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時茹皓始有寵百僚㦖憚之帝曾於山陵還詔建扶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建扶諫帝推之令下皓恨建扶失色當時壯其忠謇後為度支尚書時宣帝委政於高肇宗室傾憚唯建扶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廳事意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切諫肇聞

而惡之

東河縣公順任城王澄之子起家爲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曽懷剌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床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慴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及出肇加敬送之爲給事黄門侍郎時領軍元乂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

謂順拜表而已曾不詣乂乂謂順曰卿何得聊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為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嘗鯁言正議曽不阿旨繇此見憚出除平北將軍常州刺史順謂乂曰北鎮紛紜方為國梗桑乾舊都根本所係請假都督為國捍屏乂疑難不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既握國柄殺生繇已自言天之歷數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也乂

彌忿憚之乂既解領軍順累遷侍中初中山王熈起兵討元乂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乃得改葬順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惟宗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女見其一家七喪皆為潸然莫不酸泣乂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乂之罪使天下懷冤太后嘿然不語後營州城民就德興反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返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語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為言順

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慚不敢復言後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為護國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紇侍側順指謂靈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脅肩而出順遂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人正堪為机案之吏寧應忝執戟亂我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默而不言尋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

順順怒曰卿是倭人當拜倭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儼深懷謝順曰卿是高門子弟而為北宮幸臣僕射李思沖尚與王維誠同傳以此度之卿亦應繼其卷下見者為之震動而順安然自得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為廷尉評頻頻托順順不為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

之內尊親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髯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涌長欷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子身為省吏何合為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恒規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為丞相録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為官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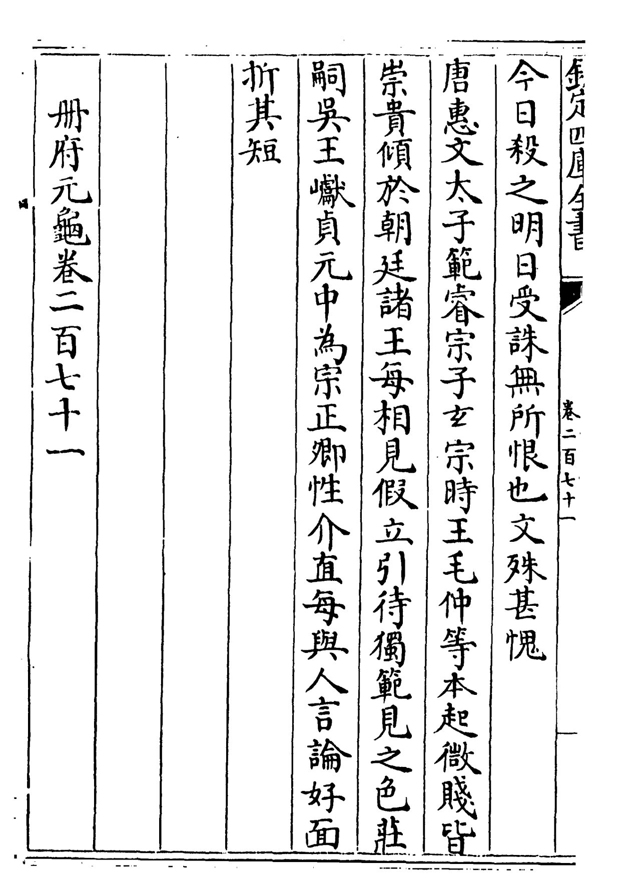
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容貌不撓皆此類也

北齊趙郡王叡累拜太尉監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遥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内任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為兖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數日之内太后數以為言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謂叡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

攘非吾志也况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反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言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便出及明日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今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豈容令一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竪子如此縱横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勿入慮有危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何恨入見太后太

后復以為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

樂安王勱性剛直有才幹甚為時人所重斛律明月雅敬之每有征伐則引之為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為周師所敗勱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同荀子溢尤稱寵幸勱將斬之以狥太后救之乃釋劉文殊竊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勱攘袂曰今者西寇日侵朝貴多叛繇此輩弄權致使衣冠解體若得


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文殊甚愧

唐惠文太子範睿宗子玄宗時王毛仲等本起微賤皆崇貴傾於朝廷諸王每相見假立引待獨範見之色莊

嗣吳王巘貞元中為宗正卿性介直每與人言論好面折其短

册府元龜卷二百七十一

册府元龜卷二百七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宗室部

令德

夫體自帝室蓋於宗戚處有惇叙之美出有藩翰之重自非挺信厚之質流愷悌之譽則何以焜燿民望表儀公族哉麟趾以來封建尤盛乃有粹和中積淑美兼著事神撫人而咸悦守法奉上而匪懈樹善以濟物推誠

而待下勞謙不伐純儉無驕體仁好施居簡多恕行已以周慎處事以方正寛厚以容衆賢明而通理是皆宗室之英本枝之秀足以隆王國之垣屏藹策書之徽譽者已蓋夫立愛維親雖古之義又曷嘗不建賢尚德以成固本之義歟

周公旦者多才多藝能事鬼神

衛康叔封冉季載周公母弟也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為周司寇冉季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

於天下

蔡侯胡叔度之子也度既遷而死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

漢陽城侯德楚元王曾孫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子安民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德寬厚好施生言好施恩惠於人而生全之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反幡也幡罪人辭使從輕也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飲食曰富民之怨也宗正向初以行修飭擢為

諫大夫

淮南王安厲王之子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

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及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温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謚曰獻

楚孝王囂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閔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囂素行

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纎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

後漢城陽恭王祉行淳厚宗室皆敬之

宜春侯正為人謙遜

東海頃王肅恭王彊之子性謙儉循恭王法度肅子孝王臻性敦厚有恩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著

楚思王孫般宣帝之玄孫也初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為

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囂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般子愷愷子茂皆以禮讓至三公也

沛王輔光武之子矜嚴有法度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為賢王明帝愛重數加賞賜

琅邪孝王京光武之子京性恭孝好經學明帝尤愛幸賞賜恩寵殊厚莫與為比

東平王蒼光武之子永平十一年蒼朝京師月餘還國

明帝遣使手詔國中傅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蒼腰帶十圍故明帝言之

彭城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吏人愛敬之恭子孝王和敬賢樂施國中愛之

魏鄧哀王冲幼才敏太祖尤愛之冲每見當刑者輒探覩其寃枉之情而徵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嘗為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辯察仁愛與性俱生

吳丹徒侯桓字叔武堅族子河之子器懐聰朗大帝嘗

稱為宗室顏淵

都鄉侯松丹陽太守翊之子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丘數咨陸遜以得失嘗有小過遜面責松松意色不平遜觀其少釋謂曰君過聽不以某鄙數見訪及是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也松笑曰屬亦自忿行事有此豈有望也

假節開府慮大帝子也性聰體達所向日新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

延納師友過於衆望

晉安平王孚宣帝次弟也孚温厚謙遜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武帝元會詔孚乘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給以雲車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

高密王泰性廉静不近聲色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虚下物為宗室儀表當時諸王惟泰及下邳王晃以節制

見稱雖並不能振施其餘莫能比焉
孝王畧泰之子也孝敬慈順小心下士少有父風
東海獻王越泰之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為
中外所宗
琅邪王伷宣帝拜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既戚屬尊重
加有平吳之功克已恭儉無矜滿之色僚吏盡力百姓
懷化
扶風王駿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為俊望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武帝時攸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之而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振貸須豐年乃責十減其二國內賴之及為驃騎將軍時驃騎當罷營兵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還攸兵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雖武帝亦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長沙王乂開朗果斷虛心下士甚有名譽

河間王顒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嘆顒可為諸國儀表

會稽文孝王道子少以清淡為謝安所稱

下邳王晃孝友廉貞謙虛下士甚得宗室之稱

譙王承為東海太守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如此又小吏有盜

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

宋長沙王道憐子義宗愛士樂施兼好文籍世以此稱之義宗子秉泰始中累遷吏部尚書時宗室雖多才能甚寡秉少自砥束甚得朝野之譽為太宗所委

臨川王義慶性謙虚簡素寡嗜欲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

建平王寵少而閒素篤學文籍為人謙儉周慎明曉政

事

南齊豫章王嶷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相告置鞾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齊庫失火燒荆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武帝遣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不許取絹一匹横繫牛角放歸其家為治存寛厚故得朝野歡心及薨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牋曰道德以可久傳聲風流以浸遠標

稱雖復青簡締芳未若玉石之不朽飛翰圖藻豈伊雕篆之無沫丞相沖粹表於天真淵照殆乎機象經邦緯民之範體國成務之規故以業茂惟賢功高則哲神輝聆邈睿算不遺感纏奉車恨百留滯下官夙稟名節懐恩軫慕望隧結哀輒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壟首庶徽猷有述茂則方存昔子香淳德留銘江介鉅平遺烈墮淚漢南況道尊前往惠積聯緜者哉下官今便反假無繇躬事刊斵須至西州鳩集所資託中書侍郎劉

繪營辦鵠又與右率沈約書曰夫道宣餘烈竹帛有時先朽德孚遺事金石更非後亡丞相獨秀生民旁照日月標勝丘園素履穆於忠義譽應華衮功迹著於弼諧無得而稱理絶昭載若夫日用間寂雖無取於錙銖歲功宏遠諒有寄於衡石竊承貴州士民或建碑表俾我荆南閲感無地且作紀江漢道基分陜衣冠禮樂咸被後昆若其望碑盡禮我州之舊俗傾壥罷肆鄙土之遺風庶幾弘烈或不泯墜荆江湘三州策名不少並欲各

率毫釐少申景慕斯文之託歷選惟疑必待文蔚辭宗
德僉茂履非高明而誰豈能騁無愧之辭訓式瞻之望
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恩周榮譽澤遍衣食永惟道蔭
日月就遠緬尋遺烈觸目摧心嘗謂福齊南山慶鍾仁
壽吾儕小人眙塵惟蓋豈圖一旦遂投此請約答曰丞
相風道弘曠獨秀生民凝猷盛烈方範伊旦懋遺之感
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實允來
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絶謝安

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刑寓内自非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約乃閤開鄙人名不入第欵酬令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顔已不覺汗之沾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稚珪為文

臨川王映為揚州刺史國家初創映以少年臨神州吏治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武帝嘗問映居家何事映曰正使劉瓛

講禮顧越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一二諸彥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爲樂帝大賞之他日謂豫章王嶷曰臨川爲善遂至於斯嶷曰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爾帝仍以玉如意指嶷曰未若皇帝之次弟爲善最多也嶷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世以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映應接賓客風韻韶美及薨朝野莫不惋惜焉

鄱陽王鏘和悌美令有寵於武帝在官理事無壅當時稱之

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畧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辭和辨仲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為盛事

南平王鋭為左民尚書朝直勤謹未嘗屬疾上嘉之十年出為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以賞鋭

宜都王鏗清恬有學行為南豫州刺史都督二州軍事

雖未經庶政而雅得人心及鎮姑孰於時人發桓温女冡得金巾箱織金篋為之嚴器又有金蠶銀繭等物甚多條以啓聞欝林勅以物賜之鑑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不犯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晏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鑑曰在内不無使役既先遺旨何忍而違

竟陵王子良少有清尚京邑大水吴興偏劇子良開倉

賑救貧病不能立者第北立廨收養給衣及藥子良每勸人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子良薨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

南豐縣伯赤斧大祖從祖弟也歷官為奉朝請以和謹為太祖所知

南康王子通理性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曰一生之内當無愧古人

梁文宣侯尚之敦厚有德器仕齊為司徒建安王中兵

叅軍一府稱為長者琅邪王僧虔尤善之每事多與議

决至天監初追謚文宣侯

吳平侯景才辨識斷益政佐時蓋宗室令望景子勵弱

不好弄喜愠不行於色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將

羮正胷前翻之顔色不異徐呼更衣

長沙元王弟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詞尤好古體

自非公讌未嘗妄有所為縱有小文成輒棄本頻莅數

鎮民吏稱之推善下人嘗如弗及性恬靜獨處一室床

有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嘗以爵禄太過每思屏退
門庭閑寂賔客罕通太宗尤敬愛之
桂陽王象容止閑雅簡於交遊位丹陽尹始親庶政舉
無失德朝廷稱之
臨川靖恵王宏性寛和篤厚在州二十餘年未嘗以吏
事接郡縣世稱其長者
安成王秀性方静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弗之見繇是
親友及家人咸敬焉秀為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將發主

者取堅船以為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教所繇以牢者給叅佐下者載齋物旣而遭風齋舫遂破秀有容觀每在朝百寮目為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甞以石擲殺所養鶺齋師請案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京師旦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而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弗之詢也秀與高祖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疎賤者高祖益以此賢之及薨故佐吏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詔許焉當時高才遊王門者東海王僧孺

吳郡陸倕彭城劉孝標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古未之有也

南平元襄王偉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遣腹心左右歷訪里閭人士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䘏平原王曼穎亡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為營理言未訖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乏絶者即賦給之

鄱陽忠烈王恢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俸祿隨而散之恢子範温和有氣識為衛尉卿每夜自廵警武帝喜其勞苦

邵陵王綸武帝第六子輕財愛士不競人利府無儲積間有輒求既得即散士亦以此歸之

武陵王紀少而寛和喜怒不形於色

後梁安平王巖性仁厚善於撫接歷侍中荆州刺史尚書令

東平王岌性敦和而好學

義興王巘幼有令德能屬文時爲明帝所愛

陳始興郡王伯茂性聰敏好學謙恭

鄱陽王伯山舉止閒雅喜愠不形於色

永陽王伯智少敦厚有器局

尋陽王叔儼性凝重舉止方正

後魏華山王鷙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每息直省閨

雖暑月不解衣冠

松滋侯子華為齊州刺史在官不為矯潔之行

陽平王熈聰達有雅操為宗屬所欽重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為世所稱明元愛其器度特優異之

樂安王範為長安鎮都大將謙恭惠下雅性撫納百姓稱之

東平王翰大武之子初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叅軍典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寮憚之

淮陵侯大頭性謹密文成甚重之
常山王素宗屬之懿而年老文成每引入訪以政事固
辭疾歸第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若一時論賢之
武昌悼王鑒沈重少言寛和好士
京兆王繼寛和容裕號為長者
繼子羅字仲綱為散騎常侍雖父兄貴盛而虛己謙退
恂恂接物
彭城王勰姿性不羣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宴處

亦無慢色惰容愛敬儒彦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性仁孝咸陽王禧謀反被害後諸子每乏衣食唯勰歲中再三賑給之

清河王懌寛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

河間公子蘭以忠謹見寵孝文初賜爵建陽子

京兆王子推孫悰寛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趙郡王謐弟譚性頗強立少為宗室所推敬

高陽王雍子叡輕忽榮利愛翫琴書起家拜通直散騎侍郎

廣陽簡王建子嘉少沈敏喜慍不形於色

任城王澄子順宣武帝時四方無事國富民康豪貴子弟率以朋遊為樂而順篤志愛古性謇諤淡於利

北齊平陽靖翼王淹性沈謹以寛厚稱

齊安王廓字仁弘性長者無過行

趙郡王琛除使持節都督定州刺史推誠撫納拔用士

人甚有聲譽

北平王貞沈審寛恕武成曰此兒得我鳳毛

清河王岳長而敦直沈深有器量

蘭陵王長恭嘗入朝而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

後周邵公導顥第二子也導為大將軍性寛明善撫御凡所引接人皆盡誠臨事敬慎常若不及太祖每出征討導常居守深為吏人所附朝廷亦以此重之

豳公廣文帝曾姪孫時晋公諸子及杞公亮等服翫侈靡踰越制度廣獨率繇禮則朝野稱焉

虞國公仲子興性弘厚有志度雖流離世故而風範可觀

廣川公測性仁恕好施在雒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不認焉遂遇赦免盜既感恩請為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無異

志涮弟深少喪父事兄甚謹從弟神譽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之

東平公神舉涖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內外百寮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於今稱之

隋穆王瓚世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楊三郎

衛昭王爽有器局所治甚有聲

右衛將軍處綱高祖族父為性質直在官宏濟亦為當

時所稱

秦孝王俊伐陳之役以為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為上流節度陳將周羅睺荀法尚等以勁兵數萬屯鸚鵡洲總管崔宏度請擊之俊慮殺傷不許羅睺亦相率而降於是遣使奉章詣闕垂泣謂使者曰謬當推轂竟無尺寸之功比多慙耳上聞而嘉之

上開府達為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

兼君子之心者惟楊達耳

唐江夏王道宗敬慕賢士不以地勢淩人宗室中唯道

宗及河間王孝恭昆季最為當代所重

淮陽王道玄性謹厚好學多武藝進止閑雅

廬江王瑗敦尚儒雅為公子而勵布衣之操

河間王孝恭少沈敏有識量性寛厚以仁孝見稱太宗

甚親顧之諸宗室中莫與為比然崇退讓無矜代驕貴

之色

韓王元嘉閨門修整有類寒素士大夫其修身潔已内外如一諸王莫能及者唯霍王元軌抑其次焉元嘉子譔少以才行見知諸王子之中與琅邪王冲為一時之秀凡所交結皆當代名流

霍王元軌謙慎自守與物無忤為人不妄接士在徐州唯與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之交或問元平王之所長元平曰無長問者恠而復之元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嘗使國令徵封

今曰請依諸國賦物貨易取利元軌曰汝為國令當正
⾜失乃説吾以利邪拒而不納元軌初封吳王太宗嘗
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對曰臣愚闇不盡知
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太宗曰朕亦器之
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大雅亦漢之間平也繇是
寵遇彌厚因令娶徵女焉
同安郡王珣修身淳謹性自矜貴閨門之內默如也
信安郡王禕居家嚴整善訓諸子皆有令名禕子恒以

門蔭早仕質性簡淡好古慕善在宗室中推為循良
榮王琬素有雅稱風格秀整祿山反以琬為元帥數日
薨於時士庶冀琬有所成功既殂謝遠近咸失望焉
嗣吳王巘為宗正卿恤孤遺甥姪友愛過人深為士大
夫之有禮教者稱慕
高平王道立曾孫涵簡素恭慎有名宗室官至右僕射
鄭王曾孫勉為太子太師貞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廉簡
易為宗臣之表勉二子纘納皆廉介有節

後唐武皇季弟克寧凡征行無不衛從於昆仲之間最推仁孝小心恭謹武皇尤友愛之

晉楚王重信歷事後唐明宗及閔帝末帝不恃貴戚能克己復禮嘗恂恂如也甚為時論所稱

韓王敬暉為曹州防禦使廉愛卹下不營財利不好妓樂部人安之

漢魏王承訓少弘厚美姿儀從帝在藩邸輯睦宗親接下僚友有士君子之風高祖器之每遣從帝主帳下親

軍軍中有便宜事則馳以入奏奏必稱旨屢有恩錫賞歎曰此諸侯賢子弟也少帝時累官至檢校司空及義旗南向贊開創之業人皆服其規畧車駕入汴命為赤尹尹正之務委親決之每因問安事有利於國者必具以聞帝帝喜而納之及杜重威叛援帝幸鄴以為東都留守俾之監撫内外咸畏而愛之及薨帝左右公卿大夫聞之者無不流涕

冊府元龜卷二百七十二

册府元龜卷二百七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宗室部

智識

智者心之符天下之達德也大則周物而不遺小則見事於未兆折獄辨惑存乎明識而振振公族源深慿厚天姿英異不亦多乎繇漢已來可得而舉或神鋒焰朗智慮淵妙奇謀先見越出世類至於封章奏議練達治

體者左右應對胳合事機决政務而撥其煩閲簿領而糾其繆權宜以救急精辨而亜裕逮夫明哲保身巻舒蹤道觸類而長其流實潔非夫天下之至精又孰能與於此也

漢陽城侯德有智畧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宫武帝謂之千里駒言若駒馮可致千里也年齒幼少故謂之駒

後漢北海靖王興為人有明畧為弘農太守明帝器重興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

興子敬王睦少好學博通書傳中興初禁網尚濶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繇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絶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嘗為愛翫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中大夫王國官也大夫比六百石掌奉王使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後去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朝廷謂天子也）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云是吾幼時狂惷之行也）大

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伸若此

清河王慶中傅衛訢私為臧盜千餘萬詔使按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惟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章帝嘉其對悉以訢臧財賜慶

魏陳思王植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知三季之末

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輔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也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謀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

之功殷周二王是也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
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
者三司之責也疆埸騷動方隅内侵没軍喪衆干戈不
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
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
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貞之淑聖登神機以繼
統冀聞康哉之歌偃武修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
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

有殪殄之將至於蚌蛤浮翔於淮泗鼉鼉讙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搤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内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

士惟良萬機内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嶲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悦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吳孫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嘗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懐攄舒藴

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効命先軀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佐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

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心者當權者是矣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茍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

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因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淵寒温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人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

植子濟北王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初為中撫軍迎常道鄉公於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暮至旦甚器之

都亭侯仁初為議郎督騎從太祖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

晉新野王歆為荆州都督將之鎮與齊王冏同乘謁陵因說冏曰成都至親臣欽若等曰成都王穎也同建大勲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耳當奪其兵權冏不從俄而冏敗歆懼自結於成都

秦王柬武帝子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柬料較之柬一省便摘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後為大將軍録尚書事時楊駿伏誅既痛舅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亮留輔政

及亮與楚王偉被誅時人謂柬有先識

譙王承元帝時為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如之何承曰陛下早裁之難將作矣帝以承為湘州刺史時王敦據上流承赴任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鈆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

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為也聽承之鎮

宋長沙王義欣鎮壽陽時淮西河北長吏悉敘勞人武夫多無政術義欣陳之曰江淮左右土瘠民疎頃年以來荐饑相襲百城彫弊於今為甚綏牧之宜必俟良吏勞人武士不經政術統內官長多非才授東南殷實猶或簡能況賔接荒垂而可輯柔頓闕願勅選部必使任得其人庶不勞而治

廬陵王義真鎮東城高祖始踐祚義真色不悅侍讀博士蔡茂之問其故義真曰安不忘危休泰何可恃

江夏王義恭孝武世以西陽王子尚有盛寵解揚州以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義恭嘗慮為孝武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亂乃上表曰古先哲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屏帝宇諸侯受爵亦願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禍周漢上乖顯授之恩下忘血食之業夫善積慶深宜享長久而歷代侯王甚乎匹庶豈異姓皆賢宗室悉

不賢生於深宮不覩稼穡左右近習未值田蘇富貴驕奢自然而至聚毛折軸遂及危禍漢之諸王並置傅相猶不能禁逆七國連謀實繇强盛晉氏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災尾大不掉終古同疾不有更張則其源莫救日者庶人恃親殆傾王業去歲西寇藉寵幾敗皇基不圖襄楚復生今釁寡良以地勝兵勇獎成凶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兆陛下大明紹祚垂法萬乘臣年邁意塞無所知解忝皇族耆長慚慨內深思表管見裨崇萬一竊謂

諸王貴重不應居邊至於華州僾地時可蹔出既已有州不須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乎長史掾屬若宜鎮御別差扞城大將若情樂冲虛不宜逼以戎事若崇文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學足充話言遊從之徒一皆勿許文武從鎮以時休止妻子之累不煩自隨百僚脩詣宜遵晉令悉須宣令齊到備列賔主之則衡泌之士亦無煩干候貴王器甲於私為用盖寡白金銀裝刀劔戰具之服皆應輸送還本曲突徙薪防之有素庶善者無懼惡者

止姦

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録尚書事聰識過人一聞必記嘗所暫遇終身不忘稠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

南齊豫章王嶷太祖第二子太祖帶南兗州鎮軍府長史在鎮憂危既切期渡江北起兵嶷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尅勝物情疑惑必先人受禍今于此立計萬不可失會蒼梧王殞太

祖報嶷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及為荆州刺史禪讓之間世祖欲速定大業嶷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太祖即位赦詔未至嶷先下令蠲除國内昇明二年以前逋負後出鎮東府先是王藴薦部曲六十人助為城防實以為内應也嶷知藴懐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簡皆已亡去

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城北門嘗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悰答曰蜀主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

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揵且在德不在門即令開之戎夷慕義自是清謐

梁鄱陽忠烈侯王恢在荆州嘗從容問賓客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臣欽若等曰中山王勝趙王彭祖皆漢景帝子也衆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藩屏而已視事親民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性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侯王不守藩國當佐天子臨民清白其優乎坐者咸服

長沙嗣王業幼而明敏識度過人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為輕車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侯景亂為使持節宣惠將軍屯新亭俄又徵還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共賞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頭城內賴以享士及為吳郡太守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頼州庾孟卿等勸大臨走投彪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

後魏陳留王崇性沉厚初衛王儀坐事賜死後道武欲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謂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逃遁將奔蠕蠕唯崇獨至道武見之甚悦厚加禮賜遂寵敬之素等於是亦安

樂平王丕明元子初馮弘之奔高麗太武詔遣送之高麗不遣太武怒將討之丕上疏以為和龍新定宜優復之使廣脩農植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乃止

元城侯屈明元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

永昌王健所在征伐皆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畧過之

常山王素爲内都大官太武即位務從寬征罷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唯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帝善而從之

高陽王雍初封頴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或説雍曰

諸王皆侍士以營聲譽王何以獨否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為諸王用聲名何為

東陽王丕獻文時為侍中司徒公時有諸疑事三百餘條勑丕制決率皆合允及為太尉録尚書事孝文文明太后重年敬舊存問周渥丕聲高氣朗博記國事享宴之際甞居坐端必抗首大言敘列既往成敗帝后敬納焉

咸陽王禧為冀州刺史後朝京師孝文謂王公曰皇太

后平日以朝儀闕然遂命百官更欲撰緝令將舉脩遺志卿等謂可行不當各盡對無以面從禧對曰儀制之事用舍各隨其時而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臣謂宜述先志備行朝式孝文然之

任城王澄為徐州刺史朝於京師引見於皇信堂孝文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介於強鄰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隨時濟

世子產為得而叔向譏議示不忘古可與論道未可與權孝文曰任城當欲為魏之子產也澄曰子產道合當時聲流竹素臣何敢庶幾陛下以四海為家宣文德以懐天下江外之阻車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難以理治愚謂子產之法猶可蹔用大同之後便以道化之孝文心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化之體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耳及為尚書孝文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齊於明堂左介詔太常卿王諶親令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

遇革孝文曰此是湯武革命順人之卦也羣臣莫敢言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日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為吉也孝文厲聲曰此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孝文勃然作色曰社稷在我任城而欲阻衆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孝文既銳意必行澄此對久

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宮乃召澄未及昇階遥謂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阻我大計故厲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其欲移風易俗信為甚難崤函故宅河雒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曰伊雒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孝文曰

北人戀本忽聞將移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為也孝文曰任城便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駕幸雒陽定遷都之策孝文詔曰遷移之旨必須訪衆當遣任城馳驛向代問彼百司論擇可否近日論革今眞所謂革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悅服澄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孝文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

不就也時南齊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内附分遣諸將車駕將自赴之豫州又表虎奉誠之使不復重來孝文乃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冲等議之孝文曰比得邊州表云襄陽慕化朕將鳴鑾江沔為彼聲勢今復表稱更無後信於行留之計竟欲如何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孝文曰衆人紛紛意見不等朕莫知所從必欲盡留行之勢使言理俱暢者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為應留之議朕當

為宜行之論諸公俱坐聽得失長者從之於是孝文曰二賢試言畱計也冲對曰臣以徒御草創人斯樂安內而應者未審不宜輕爾動發孝文曰襄陽欵問似當是虛亦知初遷之民無宜勞役脫歸誠有實即當乘其悅附遠則有會稽之會近則畧平江北如其送欵是虛且可遊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彼土蒼生知君德之所及復何所損而惜此一舉脫降問是實而停不撫接不亦稽阻欵誠毀朕大畧也澄曰降問若審應有表質而使人

一返静無音問其詐也可見今代遷之衆人懷戀本細絫相
携始就雒邑居無一椽之室家闕擔石之糧而使怨苦
即戎泣當白刃恐非歌舞之師也今兹區宇初構又東
作方興正是子來百堵之日農夫肆力之秋宜寛彼逋
誅急此民疾且三軍已援無稽赴接苟其欵實力足納
撫待尅平襄沔然後動駕今無故勞涉空為往返必挫
損天威更成賊膽願上覽盤庚始遷之艱難下矜詩人
由庚之至詠輯寧新邑惠康億兆而司空亮以為宜行

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在外見旌鉞旣張而有憂色每聞談論不願此行何得對聖顏更如斯之語也面背不同事涉欺佞非所謂論道之德更失國士之體或有傾側當繇公輩侍臣李沖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願陛下深察其言臣等在外皆憚征行惟貴與賤不謀同辭仰願聖心裁其可否孝文曰任城適以公等從朕有如此論不從朕者何必皆忠而通識安危也小忠是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小忠要是竭盡微欵不知大忠者竟

何據孝文曰任城脫居台輔之任欲令大忠在巳也澄曰臣誠才非台弼智闕和鼎脫得濫居公鉉庶當官而行不負愚志孝文大笑澄又謂亮曰昔汲黯於漢武前面折公孫食脫粟飯卧布被云其詐也於時公孫謙讓下之武帝嘆曰汲黯至忠公孫長者二人稱賢公旣道均昔士願思長者之言孝文笑曰任城欲自比汲黯也且所言是公未知得失所在何便謝司空也駕遂南伐宣武時總督揚江二州伐梁獲其冠軍將軍張惠炤後

梁武有移求換惠炤澄表請不許詔付八座會議尚書令廣陽王嘉等奏宜還之詔乃聽還後果復寇邊孝明時澄以北邊鎮將選舉既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脩警備之嚴詔不從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

彭城王勰孝文時為中書令孝文與侍臣昇金墉城顧見堂後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桐竹並藏詎能降鳳乎勰對曰鳳凰應德而來豈桐竹能降

孝文曰何以言之䚮曰昔在虞舜鳳凰來儀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未聞降桐食竹孝文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從孝文征沔北為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詔曰明便交敵可勑將士肅爾軍儀䚮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從南而來一向行宫一向幕府各為人所獲䚮言於孝文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高祖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吾亦分其一耳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齊將崔

惠景蕭衍其夜大雨帝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亭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勰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宣武時為太師議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學者每旦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而勰夙侍孝文兼聰達博見凡所裁決時彥歸仰

清河王懌宣武初為尚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名

廣陽王嘉之子深孝明時以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

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為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及李崇徵還深專總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渡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求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黄門郎楊置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禍亂當繇此作既而鮮于修禮叛於定州杜雒周反於幽州

常山王素孫暉宣武初為黄門侍郎初孝文遷雒舊貴皆難移時欲和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便居北宣武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於牓賣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間言事具奏所聞曰先皇移都以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實非先皇深意且比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伏願陛下終高祖既定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説從之

北齊趙郡王琛子叡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

後周齊王憲字毘賀突太祖嘗賜諸子良馬唯其所擇憲獨取其駮者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太祖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隴上經官馬牧太祖每見駮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因令左右取以賜之

汝南公慶字神慶深沉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

督

隋河間王宏性明悟有文武幹畧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觀德王雄高祖族子也有器度或奏高熲朋黨者高祖詰雄於朝雄對曰臣忝衛宫闈朝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尊欽明睿哲萬機親覽熲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

唐河間王孝恭性寛恕退讓無驕矜自伐之色嘗悵然

謂所親曰吾所居宅徽為壯麗非吾心也將賣之別營一所粗令充事而已身歿之後諸子若才守此足矣如其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初為山南道招慰大使自金州出于巴蜀招攜以禮降附者三十餘州孝恭進擊朱粲破之諸將曰此食人賊也為害實深請坑之孝恭曰不可自此以東皆為冦境若聞此事豈有來降者乎盡赦而不殺繇是書檄所至相繼降款又輔公祏據江東反發兵冦壽陽命孝恭為行軍元帥以擊之孝恭自荊

州趣九江時李靖李勣黄君漢張鎮州盧祖尚並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君何見憂之深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盌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徵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後公祏窮蹙棄揚州東走孝恭命騎將追之至武康擒公祏及其偽僕射西門君儀等數十人致於麾下江南悉平

江夏王道宗為禮部尚書時侯君集立功於高昌潛有異志道宗嘗因侍宴從容曰君集知小言大舉止不倫以臣觀之必為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對曰見其恃有微功深懷矜伐恥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為吏部尚書未滿其志非毀時賢常有不平之語太宗曰豈可臆度浪生猜貳其功勲才用無所不堪朕豈惜重位但次第未到耳俄而君集謀反太宗笑謂道宗曰君集之事果如公所揣

霍王元軌為定州刺史突厥之入寇也州人李嘉運與賊相連謀為內應高宗令收按其黨元軌以強寇在境人心不安唯殺嘉運餘無所及因自劾違制高宗覽表大悅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後因入朝屢上疏陳時得失多所裨益高宗甚尊重之及在外藩朝廷每有大事或密制問焉

潁王璬天寶末祿山之亂璬為劒南節度大使初奉命之藩卒遽不皇受節綿州司馬史賁進説曰王帝子也

且為節度大使今之藩而不持節單騎徑進人何所瞻

請建大槊蒙之油囊為旌節狀先驅道路足以威衆璥

笑曰但為眞王何用假旌節

嗣曹王臯多智數善因事以自便奉太妃鄭氏以孝聞

晉趙王萬詮子敬暉生而龎厚剛毅雄直有器局行不繇

徑臨事多智故高祖於宗屬之中獨優禮厚遇

冊府元龜卷二百七十三

乾隆御覽之寶